見字如見人｜敬悼劉智輝校長(一)三月風雨，老校長坐輪椅重回校園細說錢穆｜冼麗婷

見字如見人｜冼麗婷

更新時間 2026 年 2 月 4 日　(載於雅虎新聞)



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前校長劉智輝。（攝：汪恩賜）

聖公會曾肇添中學前校長劉智輝 1 月 16 日晚急性肺炎離世，終年 88 歲。他一生奉獻教育事業，早年參與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創校，1980 年加入聖公會曾肇添中學任教務主任，1987 年至 2001 年任校長至榮休。劉校長 1958 年入讀新亞書院中文系，親炙於錢穆、唐君毅及黃華表等南來學者，其後取得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及碩士學位，並於新亞研究所畢業，有後輩老師形容他國學根底深不可測。

八零年香港社會經濟騰飛之時，劉校長與一眾老師於沙田禾輋屋邨中學深耕細作。他愛穿西裝，氣度爾雅，溫

文貼地，給上進、徬徨的學生各種機會。從最初叮嚀漁農子弟返學，到後來鞭策學生互助努力讀書入大學，一個都不放棄。當曾肇添中學進入開花結果年代，他又耐心以人文價值觀勸解偏執著於成績的學子。日轉星移，校長老了，用心愛過幫過的學生，也一直親他愛他探訪至最後日子。老師沒有忘記學生，學生也沒有忘記老師。

我預科時轉讀曾肇添中學，劉智輝校長教導我中國語言文學。近年再跟校長聯繫，春風如沐好日子。僅此記他求學、教學與退休寫詩幽默處世點滴，一代儒學教育家始終。

以前，我們叫他劉 Sir。



3 年前一個下雨天，劉校長回到他曾經任教的學校，分享他在青年時期向國學大師錢穆求學的點滴。

撰文：冼麗婷

師生淵源，是一代一代的學習故事。

劉智輝校長於 2023 年 3 月 25 日接受十多名曾肇添中五學生訪問，分享他入讀新亞書院後，接觸校長錢穆及老師唐君毅的課堂逸事。我也有份參與。

當天滂沱大雨，陳世珍老師先駕車接校長與劉太從中區住處到沙田，有學生提早回到圖書館等校長到來，看見窗外又風又雨，頗有點擔心。風雨不改，師生都要付出。那趟相聚，少年學生是聽過劉智輝這位前校長，但未必認識錢穆，或許將來回望，才能感受劉校長回憶師友課堂的難與趣。

聖公會曾肇添中學第三任校長劉智輝，1958 年入讀新亞書院（1963 年與聯合書院、崇基學院組成香港中文大學），主修中文，當時的校長是國學大師錢穆。劉校長既上過錢穆課，也上過唐君毅課，兩位分別是國學、史學、哲學思想的著名學者，與經濟學家張丕介，一起創立新亞書院。2021 年睡夢中以 92 歲高齡去世的著名史學學者余英時，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，與劉校長相差十屆，份屬師兄，以往學校慶典，亦有過見面之緣。

劉校長是從這樣的淵源走過來的人。在於教育，名師名校並非首要，人文、人性、人情的交往，劉校長分享為學與教學的黃金歲月，不在於名，而在於真。正如錢穆先生引《中庸》「誠明」之道作為新亞校訓精髓，簡單來說，真誠治學待人，就能明道；明道的人，自也真誠。



錢穆跟其他學者南下來港，繼續教育，造就了新亞書院最早期的歷史。

每早見錢穆於農圃道校園踱步

劉校長回憶中的錢穆，並不高高在上，而是很親近與尊重學生的師長。錢穆又名錢賓四，學生叫他賓四師，劉校長說：「錢穆教授，我們一般叫先生就好尊敬了，稱呼教授是後來的事。」他記得錢穆當年忙於校政，但每早都比學生更早回到校園。「我朝早上學，他已在新亞圖書館（農圃道舊址）外面圓亭踱步，一直來來回回踱步。」圓亭與運動場，是學生能見到錢穆的地方，「見到他當然要鞠躬啦，我們鞠躬，他也要回應啊。」

當時，仰慕錢穆的人不少，他的演講總是座無虛席。「講壇僅有百多個座位，有時錢先生講課，有許多人也會圍在外面，站着也要聽課。」劉校長仍然記得一幅校園畫面：「我們那時候會坐一下草地，那棵松樹，現在不見了，有一棵還在。」一草一木，留情的，總是人。後來因為要騰出空間讓學生活動，草地都鋪水泥了。

劉校長的太太岑綺華，是他在新亞的同學，主修歷史。花樣年華，劉師母每天駕車返新亞書院上課，因為開車慢，好安全，歷史教授牟潤孫放學會順道坐她車到尖沙咀，而劉校長則聲稱當時不敢坐女同學的車。其實，校長與師母是在新亞第二年因為在天台小學兼職教書而認識的，他每月工資約八十元，幫補學費或雜用，還贏了今生今世的老伴，「放學時候，一齊行，行行下……行下行下……咁啊。」



在深水埗桂林街營運數年後，新亞書院在 1956 年遷入農圃道校舍。

曾上錢穆半年文學史課

夫妻同行至今六十多年了，三年前訪問當天師母也在場，說起錢穆教授，劉師母補充說，錢先生開課不多，演講主要都在校慶。但劉校長立時記起一段珍貴內容：「不是。我上過他主講半年的文學史。」上錢穆課，馬上便要面對學習難題。

「有何印象？聽得明嗎？聽聞他口音很重。」我問劉校長。

「肯定聽唔明啦，有排都聽唔明。」校長直率回答。學習總是又難又有趣，但想點法子，便可迎難而上。



劉校長除了在新亞獲得知識，還贏了今生今世的老伴。

聽不明 抄桐城學長文學史筆記

「因為當時有個同學，比我高兩屆，他是桐城的人，又是那裏（安徽）人，好熟悉無錫口音。」文學史裏清代「桐城派」散文當然聽過，但安徽桐城的人，一下子變成劉校長鄰座同窗，可供抄筆記的「大仙」（senior），歷史與文學的感覺頓時鮮活起來。

「錢先生說話好難聽得懂，因為他說江蘇無錫國語啊，（聽得）好辛苦、好辛苦，但一兩個比我早兩屆的同學，是他同鄉，所以，我成日抄他們的筆記。 我坐鄰座，上堂時候就抄。」求學，懂靈活變通，用所有之正途，了解老師講義，「我一路抄，一路抄，抄唔緊要㗎。」

半年文學史抄筆記，也要出心出力，劉校長要堂堂霸頭位的。他問曾肇添學生會不會上堂霸頭位，大家笑而不語。其實，反正聽不明錢穆鄉音，坐前坐後，有分別嗎？校長回答：「 前面抄寫容易吖嘛，還有，有時候，那些教授沒時間抹黑板，我們要替他們抹黑板。 否則，好似唐君毅先生，上堂後就滿面白粉。」

「為甚麼？」我問。

唐君毅教書投入誤用粉刷抹面

「他太投入，又熱咯喎，冇冷氣吖嘛，冇空調吖嘛，他汗又多，抹抹下，忘記了，拿着粉刷就咁抹埋落去（臉上）。」此時，「曾記」（同學對母校暱稱）同學都哄笑起來。校長又問同學：「你們有沒有見過這種情況，抹到滿面都係，反派咁樣。」劉校長上堂會幽默講笑話，不是虛言。

「咁（當時學生）又會唔會笑，敢唔敢笑啊？」

「點敢笑啊。」

笑中有汗，香港那段悶熱無冷氣的歲月，老師教學辛勞，珍貴在於盡心與投入。劉智輝校長是南來學者親自教育的一代，國學根深，在香港發展騰飛之時，安於在屋邨深耕育人。下一篇寫屋邨校長出愛徒。



當日曾肇添中學十多名中五寫作班同學與老師一起訪問劉智輝校長。



劉智輝（左一）校長與昔日曾肇添中學老師、校長（右三湯啟康、右二王裕泰）敘舊。